



AI生成图

大头

——《三河纪事》之九

□归棹庐主

大头的家不在三河镇，而是在镇东的韩家村。“大头”是他的绰号。从小到老，无论是镇里的人还是村里的人，老老小小都是这样叫他的，而他的大名倒没人晓得了。

一

大头刚出生的辰光，同其他小孩没什么两样，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交关精神。

可是，到了三四岁的光景，大头母亲就觉出些异样来了。

眼看着别家的小孩都嗖嗖地往上窜个子，可她家的宝贝儿子却像负重爬坡的小板车，尽管吭哧吭哧地交关努力，但速度却是越来越慢，个头总也不见长。

大头的父母就交关着急，整夜整夜地晒勿着觉，甚至大老远地跑到上海去给大头看毛病，可是效果却一点也不明显。

大头的个头虽然老不往上长，可他的脑袋却生得与同龄人没啥两样。远远望过去，瘦小肩膀上的那个大脑袋瓜子，几乎占了大头身高的三分之一。跑起步来，往往是脚还没有迈开，那个大脑袋瓜子却早已直直地往前冲了出去。

大头的父亲是镇收花站的职工，母亲是个戛社户，在韩家村开了另杂货店。所以，尽管为大头医毛病前前后后花费了不少钞票，但屋里的日脚却仍过得有模有样，并不怎么紧巴。

二

到了大头7岁那年，他父亲意外地离开了人世。

据说，大头父亲那日照例在收花站的棉花堆场里巡视，谁知那被吊车高高吊起的大棉花包，因捆包麻绳的脱落，突然间就掉了下来。

这原本也不是什么大事体，以前站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。但问题是，那日大头父亲刚巧就走到了那个即将脱吊的大棉花包下面。

如果那日大头父亲只是刚巧从那里走走过，也没啥事体。巧就巧在大头父亲刚走到那个即将脱吊的大棉花包下面时，忽然发现左脚解放鞋的鞋带散了。

于是，大头父亲就蹲下身子系鞋带。就在大头父亲蹲下身子系鞋带

的当口，那个大棉花包就“哗”地一声掉了下来，正好砸在大头父亲的脑袋上。大头父亲连哼都没哼一声就走了，据说脖子都被砸得短了一大截。

等大头长到10岁光景的辰光，亲戚邻居见大头屋里孤儿寡母的，老是这样过日子也不是个办法，于是就都来劝大头母亲趁着年纪轻，早点改嫁算了。

那时，大头母亲才30岁出点头，人长得颇有几分姿色，是个交关能干的女人，把个杂货店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所以，来做媒的人就不少，有几个的条件还相当不错。

但是，大头母亲担心改嫁过去后，大头就成了个“拖油瓶”，多多少少会受些气，遭点罪。所以，犹豫再三，最后还是下了决心，打算这辈子就守着大头过日子算了。

三

大头人虽然长得矮小，学习上却交关用功，成绩也不错。等到高中一毕业，大头母亲就央人去请了大头父亲原先单位的领导。

单位领导体谅大头一家的遭遇，商量了一下，就同意让大头来收花站里给王会计打个下手。

大头交关珍惜这个机会，干起活来就十二分的卖力。

每日一清早，大头就早早来到财会室，打扫房间，整理内务。等王会计来上班的辰光，大头早已把地板拖得清清爽爽，桌子抹得干干净净，王会计的茶水也泡得热乎乎了。

王会计念着大头早逝父亲的不幸遭际，念着大头的勤奋好学，便有心培养大头，还常常在领导面前夸几句大头的好。

大头的嘴巴也甜，对父亲的老同事总是伯伯长阿姨短的叫个不停。大伙儿也就喜欢上了这个长着个大脑袋瓜子的小矮子，对他另眼相看。

几年下来，大头不但成了王会计的得力助手，而且对棉花的分级检验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。

后来，王会计一退休，大头就顺

势接班了。尽管工作交关忙，但大头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满满的开心和满足。

如果收花站里啥人想临时外出办个事体，或者是想请个一日半日的事假，第一个想到的顶班人，肯定是大头。因为大头不管啥人来寻他，总是闲话一句，立马就会乐呵呵地去顶班。至于节假日的值班，到后来几乎成了大头的专项工作。因为大头在节假日里，除了陪陪他姆妈，也啥地方可以去。大头觉得与其独自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屋里看电视，倒不如帮人家一个忙，给人家一个方便。用大头的闲话来讲，这既勿损己又能利人的事体，为啥不做呢？

如果哪个棉农对交售的棉花评级有疑问，第一个想到的也会是大头。因为，大头总是有求必应，好讲闲话。而且，大头对棉花评级的建议，站里的检验员也比较重视，听了之后往往会仔细地重新查验一番。

如果大头看看色泽，摸摸水分，扯扯长度，觉得检验员的棉花评级啥问题，就会不好意思地搓搓手，抱歉地向棉农摇摇头。棉农见了，便二话不说，挑起担子就去交售了。所以，站里的检验员不但不会怪大头的多事，反而还会感激大头的无私相助。

四

慢慢地，大头嘴巴上的胡须越来越硬了，这时就有媒人到大头屋里来提亲了。

起初大头还交关高兴，可相了几次亲后，就发觉媒人介绍的姑娘，要么这里有点残疾，要么那儿有点毛病。这样相过几次亲，就交关伤了大头的自尊心。大头对相亲这桩事体，慢慢也就不上心了。有时只是碍着他姆妈的面孔，不好不去。这就让大头交关苦恼，可又没有办法。

后来，大头好不容易对媒人介绍的一个姑娘动了心思。可是，大头夜里晒在眠床里一琢磨，总觉得这桩事体有点蹊跷。

人家姑娘模样长得漂亮，身材高过自家不少，待人接物也上得了台面，可为啥会从隔壁县大老远地嫁给自家这个小矮子呢？

大头就去问媒人。媒人讲，姑娘看中的是他的品性和家庭。

于是，大头拐弯抹角费了好大的劲，找到了一个姑娘的同村人。那人倒也心直口快，快人快语地讲姑娘人长得好看，也懂得道理，只是小辰光受了刺激，脑子偶尔会犯毛病。

大头一听这闲话，心里立马就凉了大半截。从此以后，就再也不见媒人介绍的任何姑娘了。

起初，大头母亲对大头的态度不理解，夜里一个人对着丈夫的遗像偷偷哭了好几回。后来回过头来，想想媒人们介绍的姑娘的情况，再看看自家这个个子虽矮但心气颇高的儿子，慢慢也就认了命，对大头再也不提相亲的事体了，只盼着丈夫的在天之灵能保佑保佑这个苦命的孩子。

五

那年正月初一大早，大头母亲打开院门，看见门口台阶的正中央，端端正正放着个包袱。

打开一看，里面包着一个大婴儿，小脸粉嫩嫩、红扑扑的，斜襟花棉袄上系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生辰八字。

大头母亲同大头一商议，就往村里报告领养了这个孩子。大头视这个孩子如同己出，与母亲两人悉心抚养。

岁月如梭。转眼间，大头的头发就花白了，肚皮也开始发福，偏塌塌的鼻梁上多了副老花眼镜。但大头乐呵呵的神情，仍如年轻时一样。

于是，人们常常会在镇里去韩家村的马路上，看见这样一幅温馨的画面：一个老年妇女，左手挎着杭州篮走在左边；一个背着双肩书包的小姑娘，蹦蹦跳跳地走在右边；一老一少两个人，手牵着一个头发花白，长着个大脑袋的矮胖男人，说说笑笑地往村里走去。夕阳将他们仨的身影，向前拉得好长好长。